

●文史漫笔

小暑:凭栏十里菱荷香

林梅朵

四顾山光接水光,
凭栏十里菱荷香。
清风明月无人管,
并作南楼一味凉。

九百多年前一个盛夏的夜晚,黄庭坚于湖北鄂州登上南楼,皎洁的月光下,山光水色尽收眼中,他欣然写下这首《鄂州南楼书事》。清风明月本无意解暑,却因荷香浸染自成天地清凉。诗中未提小暑二字,却在“一味凉”中透出将酷烈炎热酿作诗行的笔意。

古人于暑热之中留下很多诗句。元稹在《小暑六月节》中感受到温热的风将节气送来了:“倏忽温风至,因循小暑来。”白居易认为静坐最可消暑:“何以销烦暑,端居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”而陆游却苦热难当:“万瓦鳞鳞若火龙,日车不动汗珠融。无因羽翮氛埃外,坐觉蒸炊釜甑中……”

节气到了小暑,夏季已经过了三分之二,而暑热却刚刚开始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:“六月节……暑,热也,就热之中分为大小,月初为小,月中为大,今则热气犹小也。”小暑的第一个五天,

风中带着热气(一候温风至);第二个五天,蟋蟀到庭院墙角避暑(二候蟋蟀居宇);第三个五天,鹰击长空(三候鹰始鸷)。草虫、动物都感受到气候的炎热与湿气,故而古人在小暑这天有吃藕、喝凉茶等习俗。烈日炎炎,气息昏昏,弈棋、垂钓这种集中心神的活动也能消解烦热。而宋崇宁二年(1103)那个夏夜,黄庭坚面对暑热既无需垂纶入水,也无需对弈其中,只一份清风明月足矣。

元丰三年(1080),黄庭坚初任太和知县。他跋涉于万岁山、早禾渡等荒村野径体察民情,见百姓衣衫褴褛面有菜色,写下《劳坑入前城》《上大蒙笼》等诗作,句句关乎民生疾苦:“借问淡食民,祖孙甘铺糟。赖官得盐吃,正苦无钱刀。”——百姓为何不吃盐?只因买不起啊。此情此景让他感慨:“穷乡有米无食盐,今日有田无米食。但愿官清不爱钱,长养儿孙听驱使。”

当时朝廷厉行新法,各州县官吏为媚上邀功,争相苛征盐税,独太和县不以民

为梯,实行“平易之治”。据《宋史》记载,黄庭坚任太和令时,“以平易为治,时课颁盐策,诸县争占多数,太和独否。吏不悦,而民安之”。种种仁政如荷风拂过暑热,虽未解酷烈,却让百姓心头掠过一缕清凉。

“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”,黄庭坚向来如此。知太和的前一年,乌台诗案震惊朝野,苏轼身陷囹圄,命悬一线。多少人急着撇清关系,甚至落井下石。当时黄庭坚与苏轼尚未谋面,却选择了仗义执言,纵然为此受罚亦心中澄澈无悔。

几年后,黄庭坚任《神宗实录》检讨官。他秉笔直书“用铁龙爪治河,有同儿戏”,直言当年治河之策如稚子嬉闹。面对质问,黄庭坚从容对曰:“庭坚时官北都,尝亲所见,真儿戏耳。”胆气豪壮,其声铮铮,惊得满堂权贵变色。

黄庭坚因“铁龙爪案”被贬至多地。无论去哪儿,他都淡泊坦然,毫不以为意。“清风明月无人管,并作南楼一味凉。”清风本是天地客,明月何曾属庙堂?苏轼提到

黄庭坚时说:“此人如精金美玉,不即人而人即之,将逃名而不可得也,何以我称扬之。然观其文,以求其为人,必轻外物而自重者。”苏轼的评价可谓是知己者语。在黔州彭水时,当地很多读书人仰慕黄庭坚而来,追随这位遭贬之人,正应了“不即人而人即之,将逃名而不可得”之言。黄庭坚于此处讲学不倦,指点文章,写下壮丽诗行:“莫笑老翁犹气岸,君看,几人黄菊上华颠?戏马台南追两谢,驰射,风流犹拍古人肩。”——一首《定风波》将坦然磊落与豪迈豁达溢出笔端。

“碧窗凉簟唯便睡,露井无尘荫绿槐”,这是他写于夏日的另一首诗。碧色透窗,竹簟生凉,井水无波不染尘,老槐幽然凝深绿,心地澄明自然能于暑热中得一份清凉。

写下《鄂州南楼书事》那个夏夜,黄庭坚已经历了两次被贬,正遇赦东归。一路走来,正如他写给少年好友黄几复的诗句: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。”此时的他,鬓已星星。太和县的轻税恤民、乌台案的冒死直言、居黔州时的指点文章,皆已成为过往,唯有明月清风始终不离心头。清凉久已在怀,何需外物解忧?那南楼凭栏处的诗篇,恰如此时的小暑节气:酷烈处,方见众生本相;煎熬中,自有风骨暗生。

俗话说,君子动口不动手。然而,身为著名哲学家、新儒家开山祖师、国学大师的熊十力,却是一言不合就爱动手打骂。

熊十力出生于湖北黄冈赤贫之家,父母早逝,只能靠放牛为生,闲暇时游学乡间,独具才思而与众不同,他曾口出“狂言”道:“举头天外望,无我这般人。”

熊十力原名熊继智,后来自行改名为熊十力,其中的“十力”出自佛典《大智度论》:“六度之业既深,十力之功自远。”代表的就是十种能力。熊十力不仅改名,也改了生日。他把自己的生日定在了大年初四,为的是避开过年前三天的喧闹,其自命不凡的性格可见一斑。

熊十力天性旷达,行为张狂,做事率性而为。初入北大任教时,他将通行的课堂教学,改为旧式师生交流。每讲到精彩处,他常性情大发,情不自禁地随手在听者头上或肩上重重一拍,然后哈哈大笑。因为拍得太重,学生听熊十力讲课,都要找个远离他的座位。熊十力不拘小节,也不喜掩饰。他的信札、著作,常写在已用过的纸背上,字迹潦草杂乱,一如其人不羁之风。一次,学者王元化来访,他恰在沐浴,于是招呼王进门,自己赤身坐在澡盆之中,与王谈话,一派魏晋风度。

熊十力打架不是为了小事情,几乎都是因为学术问题,一有意见不合,便开战。废名是熊十力的老乡,二人相互敬重。熊十力曾与废名探讨佛学,然而,每每意见不合,争得面红耳赤,直至扭打在一起,互相卡住脖子,最后不欢而散。不过,二人过几天相聚,又谈笑风生,和好如初。

又一次,熊十力因学问与梁漱溟发生争论。因观点相悖,一时争得不可开交,言语也越来越激烈。争毕,梁漱溟转身就走,熊十力竟然追了上来,捶了梁后背三拳头,边打边骂“笨蛋”。次日,两人又重归于好。

据梁漱溟秘书李渊庭的妻子阎秉华回忆,1945年初的一个傍晚,李渊庭在熊十力房间讨论学问,二人发生争吵,李渊庭回去时,熊十力一直追他到家里,骂道:“王八蛋!难道是我错了?”“我只是请先生再仔细看看您引用的那段话的上下文,您讲的不符合原意!”李渊庭话音未落,熊十力挥拳打向他的左肩,把李渊庭的三个孩子吓得大哭,熊十力骂着“王八蛋”出了门。第二天一早,熊十力推门进屋,笑嘻嘻喊着:“渊庭,你对了,我错了!我晚上拿出书来仔细看了上下文,是你说的那意思。哈哈,冤枉你了!”熊十力还摸摸三个孩子的头说:“熊爷爷吓着你们了!”

当然,熊十力并非随意骂人,而是因人而骂。在《与牟宗三》的信中,他说道:“吾好骂人,只可骂其能受骂者。如其非器,虽不忍,又何可遽骂耶。”

被《大英百科全书》称为“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”的熊十力,打出了友谊,骂出了学问,可谓真性情的一代民国风流。

在公园散步时,一家孩子在静静等候,便直接到窗长随手将果皮扔到地上,举口烧饼。没想到,我这孩子见了,赶紧拾起,扔举动竟招致队伍中一句到路边的垃圾箱里,然后童声呵斥:“请您排队!”挺严肃地“批评”了家长。这是我第一次被一个孩子呵斥。我觉得自

这样的一幕,在公共场所时有所见。孩子们的是非分辨能力、公德意识,已经到了足以对家长实施监督的地步。这是令人欣喜的,这也为家长敲响了一记警钟。

有一次,我在一个面食店买烧饼,当时已有七八个人排队。因为常来这里,知道大饼供不应求,以致人们常要排队等候。这时,店主就会招呼:“光买烧饼的不用排队。”这次我像往常一样,见大队人马

打骂随性熊十力

王厚明

旋转小火锅

徐悟理

周末带孩子子在商场游玩时,我们偶然发现了一家自助旋转小火锅餐

这种用餐方式给予我们完全的选择自由。我们只需从容地坐在传送带前,喜欢的食材触手可及,不中意的便任其流转而过,整个过程

自在随心,毫无拘束。即便偶尔错过想吃的食材也不必着急,因为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会转回来。

取我所需,吃我所爱,身心自在。这种自在的用餐体验,恰似我们面对生活选择时的态度:生活里也有无数的“食材”在我们眼前流转,有些令我们一见倾心,有些则擦肩而过,还有些可能暂时错过。但无论如何,我们都应以从容之姿应对——就像在火锅店中,不必为错过某样食材而懊恼,因为新的机会总会再次出现。



花石入夏图

胡西淳

灵石暗成峰,素花如树挺。香引蝶飞往,静处情韵生。

铡刀

石绍辉

铡刀在农村的主要用途是加工牲口饲料和处理农作物秸秆。

铡刀,分铡床和刀两部分。制作铡床时,家乡宝坻的匠人多选用榆木、柞木等优质硬木,将整根原木精心加工成长方体木砧。然后在木砧中央纵向开凿通槽,槽口宽度与铡刀厚度严丝合缝。为增强耐用性,匠人会在槽口两侧各钉一条厚铁板,铁板上等距排列着四五个凸起的粗铁钉。刀的顶部设计独具匠心:刀背被锻造

成半圆形结构,中央精准打制圆形轴孔,通过插入特制铁棍与铡床形成铰链式连接。这种可拆卸的活轴设计,既保证了铡刀运作时的稳定性,又便于定期卸下打磨刀刀。

初中放农忙假时,我常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,队长分配给我的活计就是铡草。那时姥爷是队里的饲养员,总见他系着花布围裙、戴着套袖,手里端着盛满草料的竹筛子穿梭于牲口棚。铡草是他每日的重要工作,我们祖孙二人配合得极有章法:姥爷坐在小板凳上,双手灵巧地抬起草捆,迅速送入铡刀口,还会特意将草往刀床

连接处推挤;我则负责操刀,待草料到位便高高抬起铡刀,伴着姥爷“嘿”的提示声奋力下压。“咔嚓”“咔嚓”的

节奏声里,碎草段像金黄的雨点般蹦跳着堆积成小山。

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,我用铡刀干得最多的活儿就是铡“麦个子”。“麦个子”是指麦子割下后捆成的捆子。每年六月中旬麦收时节,新割的麦子运到场院后,农人们会先将“麦个子”整齐垛起。轧场之前或者用脱粒机打场之前,选择一个大晴天,先把“麦个子”从中间位置铡开,麦穗部分留着脱粒,带着泥土的麦根子则暂堆在场院边角,等农闲时再归整成柴火垛,留着烧火用。

铡“麦个子”是个辛苦活儿,也是个技术活儿,入刀的节奏要掌握好,尺寸更要目测好,不然会糟蹋粮食。我的工作

是按刀,一抬一按,上下用力,不一会儿就累得满头大汗。父亲则跟着我的节奏,送一捆捆“麦个子”入刀。干着干着,我力气渐小,按下去的刀没了力度,一捆麦子竟然需要两次才铡断。父亲急忙招呼我歇息喝口水,吃根母亲刚刚买来的冰棍儿。母亲和妹妹也没闲着,她们负责运“麦个子”以及铡完后的麦根子,全家人都汗流浹背,气喘吁吁。

随着现代农业机械的普及,铡草机和联合收割机逐渐取代了传统铡刀的功能。曾经在农家院落里“咔嚓”作响的铡刀,如今已化作乡土记忆中一道深刻的印记。

星期文库

闲话农器之一